

政府部門QA問答機器人

李信鋌
110522130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連育陞
110522063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林右展
110522112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1 Introduction

這是第七組的Final Project，為政府部門QA問答機器人。使用者只需要輸入一句句子，聊天機器人會根據使用者的輸入來輸出一個可以解決使用者問題的政府部門，讓使用者可以直接搜尋該政府部門，縮短使用者解決問題的時間。

在這個Project，我們收集了：臺北市政府在2017年舉辦的聊天機器人比賽資料集，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所開放的政府部門常見問答，以及使用爬蟲去爬取其他政府部門的常見問答，並把這些資料進行整理，變成我們進行模型訓練資料集，並使用BERT和ALBERT來進行模型的Fine-tune訓練，最後把準確度最高的模型包裝成聊天機器人，以Line Chatbot來表示。

2 Keywords

FAQ Chatbot, BERT,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3 Literature Survey

在Literature Survey裏面，我們將會講述什麼是聊天機器人，目前研究者是怎創建和評估他們的聊天機器人，並給出一些例子。

3.1 What is Chatbot?

聊天機器人是一個電腦系統，它允許人類使用自然語言和電腦進行互動。(Lokman and Aamedeen, 2018)

3.2 Types of Chatbot

而目前可以用以下參數來對聊天機器人的種類進行分類，分別為：Knowledge Domain, Goals和Input Processing and Response Generation Method。(Adamopoulou and Mousiades, 2020)

基於Knowledge Domain的聊天機器人需要考慮：機器人可以得到的知識或者是它的訓練資料量的多寡。這個參數會導致Open Domain和Closed Domain的分類機器人。前者的

可以和人類討論一般的主題，並給出適當的回應；後者則是專注在特定的Knowledge Domain，可能無法回答一般性的問題。(Nimavat and Champaneria, 2017)

而基於Goals的聊天機器人需要考慮：聊天機器人要實現的主要目標是什麼。這個參數會導致Informative chatbots, Conversational chatbots和Task-based chatbots。Informative Chatbots旨在為用戶提供事先儲存好，或者是從固定的來源獲得的信息，最常見的例子為FAQ聊天機器人，這也是我們是次聊天機器人所要達成的目標；而Conversational chatbots的目標則是要裝扮成一個真人，可以和用戶正確的對話；而Task-based chatbots則是要可以成功執行一個特定的任務，例如：預定航班或者是幫助特定的人群，這需要它們可以智能地詢問用戶信息和瞭解用戶的輸入。(Kucherbaev et al., 2018)

而基於input processing和Response Generation Method的聊天機器人需要考慮：聊天機器人如何處理用戶的輸入，以及要怎生成用戶要的回應的方法。這個參數會導致三種用來產生適當回應的模型：Rule-Based Model, Retrieval-Based Model和Generative Model。(Hien et al., 2018)

Rule-based聊天機器人是根據一套固定的規則來決定系統的回應，是大多數最早的聊天機器人所採用的架構。但是這種架構對於用戶的錯誤輸入的容忍度比較低。(Ramesh et al., 2017)

因此，目前大部分的Rule-based聊天機器人都會考慮對話的不同部分，然後選擇和整個對話最相關的句子作回應，這樣使得聊天機器人更像人類。(Wu et al., 2016)

而Retrieval-Based聊天機器人比Rule-Based聊天機器人要靈活，因它在給出回應之前，會從它的索引中搜索出一些可能的回應，並從中選取出其中一種回應，避免重複回應的情況發生。(Tao et al., 2021)

而Generative Model聊天機器人則是會根據現在和以前的用戶信息，利用機器學習和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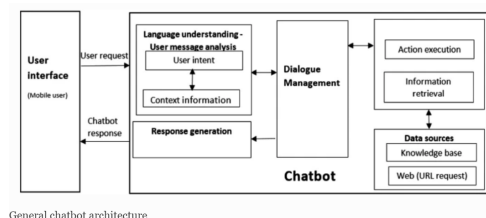
度學習的演算法和技術來生出更像人類的回應，但是它們在建構和訓練模型的難度會比較大。(Asael et al., 2021)

3.3 Chatbot Design and Architecture

設計和開發一個聊天機器人涉及各種技術。(Ahmad et al., 2018)

因此，在設計之前，我們必須要知道這個聊天機器人需要提供什麼服務，用戶對它的期望是什麼和準確的知識表示方式，答案生成策略和中性答案(Augello et al., 2017)，才能夠選出適當的平臺和工具來進行開發，也讓聊天機器人在無法理解用戶的話時，也可以進行回應。(Rapp et al., 2021)

而目前聊天機器人的架構可以以下圖表示。(Adamopoulou and Moussiades, 2020)



General chatbot architecture

圖 1: 聊天機器人架構

這個架構會從使用者對聊天機器人提出需求而開始，例如：使用者會在不同的即時通訊程式裏面輸入它們想問的問題，然後即時通訊程式會把收到的問題傳給聊天機器人。(Zumstein and Hundertmark, 2017)

當聊天機器人收到用戶的請求後，語言理解組件會對請求進行分析，推斷出用戶的意圖和相關信息。(Kucherbaev et al., 2018)

當聊天機器人可以明確理解用戶的意圖的時候，他們就會執行使用者要求的動作，或者是從它們自己的數據庫中搜尋用戶可能感興趣的數據，然後使用自然語言生成 (Nat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套件和 rule-based, retrieval based 和 generative 的模型來生成自然的回應。(Singh et al., 2016)

3.4 FLOSS FAQ chatbot project reuse: how to allow nonexperts to develop a chatbot

有研究者指出目前比較常見的聊天機器人為 FAQ Chatbot，它們必須為特定的服務，平臺和系統常見問題提供答案（也是我們這次 Final Project 所要創建的 Chatbot 類型）。而這種 Chatbot 需要由多專家組成的工程團隊才能夠實現，例如：Dialog Designer，Experts from the domain，software engineer 等等。所以

作者們為了減少聊天機器人的人力和資源消耗，提出了其實不同聊天機器人所需要的資源其實都差不多，在創建新的聊天機器人的時候可以重用某一部分的資源。在這篇論文中，他們在創建聊天機器人的時候重用了 NLP 模型訓練的資料集，以及把自動化回答的部分都利用程式進行取代。(de Lacerda and Aguiar, 2019)

3.5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rics to evaluate a chatbot system

有研究者提出對聊天機器人進行評分的方法，例如：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般人在評估聊天機器人是否有效的時候，都會採用 Loebner Prize evaluation methodology（羅布納獎）：它的評估方式是採用標準圖靈測試，評審同時與使用電腦的人類及聊天機器人進行文本對話，評審需要根據它們的回應來判斷到底哪一個是人類與聊天機器人。(Hakim and Rima, 2022)

但是研究者覺得這種方式無法評估聊天機器人是否可以就著人類的問題回答出正確的答案，於是他們提出三種另類的方式來評估聊天機器人，分別是：Dialogue Efficiency Metric（對話效率矩陣）：聊天機器人有沒有回答用戶提出的問題；Dialogue quality metric（對話質量矩陣）：聊天機器人有沒有回答出正確的答案，設計者可以根據這個指標來評估機器人答案的準確度；Users satisfaction（使用者滿意度）：使用者是否滿意機器人的回答。

設計者可以根據這三種方式來評估他們的聊天機器人到底需不需要額外的改進，如果要改進的話，他們也可以參考這三個矩陣的數據，決定要從哪個方面進行改進。(Shawar and Atwell, 2007)

3.6 Supervised Term Weight Training for Improving Question-Knowledge Matching in Chatbots

這篇為了改善 Chatbot system-Ali-me，而設計了多個訓練的加權計算方式，用來改善問題及回答的配對工作，考慮到需要高度的 QPS (Query Per Second)，所以他們選擇以較傳統的以回歸模型來做配對，而非深度模型。

為了節省時間，他們並沒有計算問題與每一個回答之間的相似程度，他們利用 Lucene toolkit 為問題及答案建立索引，並利用 TF-IDF 演算法 (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呼叫最好的 K 值作為候選答案。

再來才是句子之間的相似度計算，他們做了兩種方式，都是基於訓練後的加權結果來做計算，來獲得問題與候選達案的相關程度。第一，利用加權分數的平均，將句子轉換成向量

後，計算雙方的Cosine similarity。第二種，利用Word Similarity Maximization (WSM)，作為多要的Word Mover's Distance (WMD) 並將標準化限制在向量[0,1]，藉以取代未標準化的值。

他們除了利用上述的兩個相似度計算外，也使用了多個boolean值當作特徵值，用做進行估算的依據。而回鍋模型則是使用XGBoost裡的gradient boosted decision tree (GBDT) 來做開發，他們認為有比較好的結果。(Song et al., 2020)

3.7 XiaoIce, an Empathetic Social Chatbot

這個聊天機器人是作者在2020年設計的，他們明確指出它們將聊天機器人的設計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用戶體驗層（提供一個可以讓用戶發送消息的良好界面）；對話引擎層（處理用戶發送的請求和數據）；數據層（根據對話引擎層處理的結果來給出答案）。(Zhou et al., 2020)

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對話引擎層和數據層其實和我們之前提到的Chatbot Arc

4 Dataset

資料來源有三種方式，分別為

1. 臺北市政府在2017年舉辦的政府部門問答機器人比賽所發放的資料集
2. 從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所找的政府部門常見QA
3. 使用爬蟲，去爬取其他政府部門的常見QA

這三種資料來源會在下文詳細介紹。

4.1 臺北市政府Chatbot比賽資料集

第一種資料來源是臺北市政府在2017年舉辦的政府部門問答機器人比賽所發放的資料集，原始的問答是放在台北市政府的網站上：常見問答。這邊一共有從2007 到2017所累積的8512筆常見問答，有229個政府部門。透過人工整理後，可使用的資料筆數是7986筆，包含149個政府部門。圖2為還沒經過處理的資料集格式和容。(臺北市政府常見問答, 2017)



圖 2: 原來的資料集格式

在經過處理後，我們會用來進行Fine-tune的資料格式是：第一個Column為政府部門，第二個Column為和該政府部門有關的問題。圖3為例子。



圖 3: 整理過後的資料集格式

4.2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找到的常見QA

第二種資料來源是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它是台灣政府為了提升施政透明度，並提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議題的願意程度所設定的一個網站。

每個台灣的政府部門都會開放和整理它們部門的資料，並上傳到這個網站上，一般的社會大可以在這個網站拿到相關政府部門的一些資料，並使用這些資料來創建出一些有益於社會的東西。

我們會使用這個平臺是因這個平臺裏面的資料是政府部門的一手資料，可以確保它的正確性。因此，我們在這邊搜尋中央政府部門的常見問答資料，最後是得到28個政府部門的常見問答資料，最後經過整理後，資料筆數是5594。相關的資料放在表1。部分資料集的容會放在圖4和圖5。(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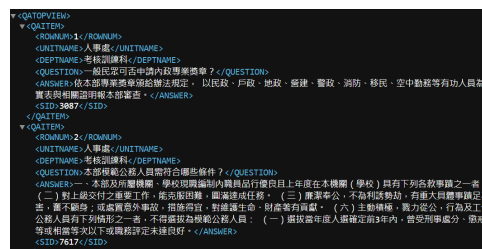


圖 4: 政部資料集



圖 5: 總統府資料集

4.3 使用爬蟲所得的常見QA

第三種資料來源是直接去政府部門的網站，並把它們的常見問答那部分的容和問題都利用爬蟲爬下來，我們使用這個方法來爬取了8個政府部門的常見問答，資料總筆數為1241，相關資料放在表2。

政府部門	資料筆數
內政部人事處	9
內政部中央警察大學	195
內政部戶政司	200
內政部民政司	154
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	182
內政部地政司	356
內政部地政機關	278
內政部役政署	275
內政部法規委員會	8
內政部空勤總隊	103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0
內政部政風處	7
內政部消防署	109
內政部秘書室	32
內政部移民署	453
內政部統計處	11
內政部部長室	1
內政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11
內政部會計處	59
內政部資訊中心	167
內政部營建署	475
內政部總務司	111
內政部警政署	482
科技部	239
總統府	37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80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670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57

表 1: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資料統計

政府部門	資料筆數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193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8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86
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	21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5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317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147
教育部	142

表 2: 使用爬蟲所得的資料統計

4.4 資料集版本

而我們的資料集有4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的資料集為經過整理後的臺北市府Chatbot比賽資料集，裏面有7986筆資料，149個政府部門。我們使用這一份資料集作Chatbot的Baseline。(臺北市府比賽資料集)

第二個版本的出現原因是希望可以增加更多的政府部門，資料集為經過整理後的臺北市府Chatbot比賽資料集在加上從政府資料開放平臺中找到的常見QA而成，裏面有12776筆資料，政府部門的數量為180個。(自己整理的資料集v2)

第三個版本的出現是因使用第二個版本來進行Fine-tune的準確度太低了，然後發現資料集有些相關問題和政府部門太相近了，用人工都不太能準確判斷，因此這份資料集只有使用在政府資料開放平臺和爬蟲所得的資料，有35個政府部門(本來是由36個部門，只是我們把內政部部長室的資料去掉，因這個部門只有1筆資料，資料量過少，導致難以進行訓練和測試)，資料筆數為6312。(自己整理的資料集v3)

第四個版本的則是把第三個版本的資料集在加上一些臺北市府特定的政府部門而成。總共有60個政府部門，資料筆數為7907。(最終整理的資料集)

5 Experiment Design

第一步：收集一些和其他政府部門相關的相關問答。

第二步：把在第一步收集的資料進行預處理，處理的格式為政府部門-關於該政府部門的相關問題，格式的例子可以在圖2看到。

第三步：把處理好的資料變成和BERT和ALBERT相容的格式，把資料集切成訓練集，驗證集，測試集(比例是5:3:2)，並使用BERT和ALBERT進行Fine-tune，並評估這些模型的準確度。

Learning Rate為 $5e-6$ ，並且會自動調整，Training Epoch為30。

BERT所使用的預訓練模型為Transformers套件的bert-base-chinese。(base chinese, 2018)。

ALBERT所使用的預訓練模型為albert-chinese-base。(voidful/albert-chinese base, 2020)。

5.1 BERT

BERT的全名是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它是一個預訓練的語言表徵模型。它強調了不再像以往一樣採用傳統的單向語言模型或者把兩個單向語言模型進行淺層拼接的方法進行預訓練，而是採用新的masked language model (MLM)，以致能生成深度的雙向語言表徵，並且在預訓練後，只需要添加一個額外的輸出層進行fine-tune，就可以在各種各樣的下流任務中取得state-of-the-art的表現。在這過程中並不需要對BERT進行任務特定的結構修改。(Devlin et al., 2018)

5.2 ALBERT

ALBERT則是BERT比較小的版本，它會出現的原因是：雖然BERT在很多NLP的任務中取得成功，但是它的模型架構太大了，導致了它的訓練和預測的速度不夠快，難以應用在講求速度的實際應用上，例如：聊天機器人。所以有研究者研究出ALBERT，它利用了參數共享、矩陣分解等技術大大減少模型參數，利用改進的SOP Loss取代NSP Loss提升了下游任務的表現。因此ALBERT的訓練時間也的確比BERT來得少，並且也可以擴展到比BERT更大的模型，使得ALBERT在各種下游任務的表現不會比BERT差太多，甚至比BERT來得更好。(Lan et al., 2019)

第四步：把Fine-tune好的模型包裝成一個Line Chatbot，讓使用者可以在Line裏面輸入詢問Query，Chatbot根據Query輸出答案。

使用Line的是因它是台灣目前比較常用的通訊軟體是，把聊天機器人架設在Line的話，可以最大化去吸引台灣人來使用這個聊天機器人，從而讓我們在更加容易在未來收集到Dialogue quality metric (對話質量矩陣) 所需要的資料，並計算出分數，確認聊天機器人在哪些方面需要進行改進。

6 Result

我們所使用的評估準則為Accuracy。

Accuracy是一個將分類模型的性能總結為正確預測的數量除以預測總數。由於它易於計算

且直觀易懂，所以是評估分類器模型最常用的指標之一。(Hossin and Sulaiman, 2015)

我們沒有使用其他Chatbot比較常見的評估方式的原因是：如果模型預測不正確的政府部門，我們無法確認該預測的答案是False Negative，False Positive和True Negative，因這些評分方式都是常用在二元分類的問題上，但是我們這個聊天機器人需要分出60個部門，不是二元分類的問題。這導致我們無法使用其他需要以上三種評分方式的評估方法。只好使用比較簡單和直觀的Accuracy。

表3為我們Fine-tune之後的準確度。圖6，圖7為Chatbot的運作情況。

資料集	模型	Accuracy
臺北市政府資料集	BERT	75.5
自己整理的資料集v2	BERT	6.3
自己整理的資料集v3	BERT	88.3
自己整理的資料集v3	ALBERT	74.5
最終整理的資料集	BERT	83.3
最終整理的資料集	ALBERT	68.8

表 3: Fine-tune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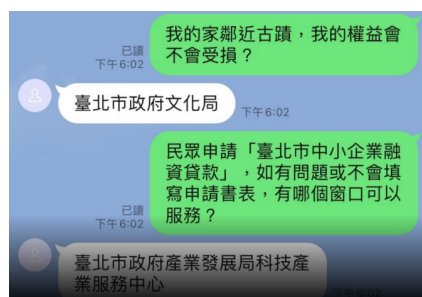


圖 6: Chatbot運作情況



圖 7: Chatbot運作情況

7 Conclusion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介紹了什麼是聊天機器人，聊天機器人的創建方式和如何評估聊天機器人。並收集了台灣不同政府部門的常見問答，使用了BERT和ALBERT來進行分類模型的Fine-tune，結果發現，使用BERT（83.3）來進行分類的準確度比ALBERT（68.8）高。最後，我們使用了Line來作我們聊天機器人的載體。

8 Future Work

以下為一些我們在未來可以進行的事項：

1. 增加更多政府部門的資料。讓模型可以辨識更多的政府部門
2. 使用其他的預訓練模型來進行Fine-tune，不一定只使用BERT或者是BERT的變形模型
3. 把Chatbot架設在其他通訊軟體（Telegram，Signal，WhatsApp等等），讓使用其他通訊軟體的使用者也可以使用這個Chatbot
4. 提供一個表單，可以讓使用者輸入他們對於Chatbot的意見，以便評估Dialogue quality metric（對話質量矩陣）的分數。

References

Eleni Adamopoulou and Lefteris Moussiades. 2020. An overview of chatbot technology. In *IFI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and Innovations*, pages 373–383. Springer.

Nahdatul Akma Ahmad, Mohamad Hafiz Che, Azaliza Zainal, Muhammad Fairuz Abd Rauf, and Zuraiddy Adnan. 2018. Review of chatbots design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Applications*, 181(8):7–10.

Dimion Asael, Zachary Ziegler, and Yonatan Belinkov. 2021. A generative approach for mitigating structural biases in natural language inference. *arXiv preprint arXiv:2108.14006*.

Agnese Augello, Manuel Gentile, and Frank Dignum. 2017. An overview of open-source chatbots social skill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rnet science*, pages 236–248. Springer.

Hugging/bert base chinese. 2018. [Huggingface/bert-base-chinese](#).

Arthur RT de Lacerda and Carla SR Aguiar. 2019. Floss faq chatbot project reuse: how to allow nonexperts to develop a chatbot. In *Proceedings of the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pen Collaboration*, pages 1–8.

Jacob Devlin, Ming-Wei Chang, Kenton Lee, and Kristina Toutanova. 2018. Bert: Pre-training of deep bidirectional transformers for language understanding. *arXiv preprint arXiv:1810.04805*.

Rahman Hakim and Rosmania Rima. 2022. Chatting with ai chatbots applications to improve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 7(1):121–130.

Ho Thao Hien, Pham-Nguyen Cuong, Le Nguyen Hoai Nam, Ho Le Thi Kim Nhung, and Le Dinh Thang. 2018. Intelligent assistants in higher-education environments: the fit-eobot, a chatbot for administrative and learning support. In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ages 69–76.

Mohammad Hossin and Md Nasir Sulaiman. 2015. A review on evaluation metrics for data classification evalu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ata mining &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cess*, 5(2):1.

Pavel Kucherbaev, Alessandro Bozzon, and Geert-Jan Houben. 2018. Human-aided bots. *IEEE Internet Computing*, 22(6):36–43.

Zhenzhong Lan, Mingda Chen, Sebastian Goodman, Kevin Gimpel, Piyush Sharma, and Radu Soricut. 2019. Albert: A lite bert for self-supervised learning of language representations. *arXiv preprint arXiv:1909.11942*.

Abbas Saliimi Lokman and Mohamed Ariff Ameen. 2018. Modern chatbot systems: A technical review. In *Proceedings of the future technologies conference*, pages 1012–1023. Springer.

Ketakee Nimavat and Tushar Champaneria. 2017. Chatbots: An overview types, architecture, tools and future possibilities. *Int. J. Sci. Res. Dev.*, 5(7):1019–1024.

Kiran Ramesh, Surya Ravishankaran, Abhishek Joshi, and K Chandrasekaran. 2017. A survey of design techniques for conversational agents.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mputing technology*, pages 336–350. Springer.

Amon Rapp, Lorenzo Curti, and Arianna Boldi. 2021. The human side of human-chatbot interac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ten years of research on text-based chatbo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151:102630.

Bayan Abu Shawar and Eric Atwell. 2007. Different measurement metrics to evaluate a chatbot system.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kshop on bridging the gap: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in dialog technologies*, pages 89–96.

- S Singh, H Darbari, K Bhattacharjee, and S Verma. 2016. Open source nlg systems: A survey with a vision to design a true nlg system. *Int J Control Theory Appl*, 9(10):4409–21.
- Shuangyong Song, Chao Wang, Haiqing Chen, and Huan Chen. 2020. *Supervised Term Weight Training for Improving Question-Knowledge Matching in Chatbots*, page 13–14.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New York, NY, USA.
- Chongyang Tao, Jiazhan Feng, Rui Yan, Wei Wu, and Daxin Jiang. 2021. A survey on response selection for retrieval-based dialogu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ie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JCAI*, volume 21, pages 4619–4626.
- voidful/albert-chinese base. 2020. [voidful/albert-chinese-base](#).
- Yu Wu, Wei Wu, Chen Xing, Ming Zhou, and Zhoujun Li. 2016. Sequential matching network: A new architecture for multi-turn response selection in retrieval-based chatbots. *arXiv preprint arXiv:1612.01627*.
- Li Zhou, Jianfeng Gao, Di Li, and Heung-Yeung Shum. 2020.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xiaoice, an empathetic social chatbot.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46(1):53–93.
- Darius Zumstein and Sophie Hundertmark. 2017. Chatbots—an interactive technology for personalized communication, transactions and services. *IAD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WW/Internet*, 15(1).
-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2013.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 臺北市政府常見問答. 2017. [臺北市政府常見問答faq open data](#).